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◆人间小景

◆风雅颂

## 黄鹤楼头

“黄鹤楼中吹玉笛，江城五月落梅花。”这是一幅有意境有深度的画面。李太白当年这么一写，既是对他之前说的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的一次回应，同时也暗含着他的不服气——我乃诗仙也，居然有人能写出让我无法题诗的诗来。人存此心，必时时较劲。于是便有了这玉笛，这梅花。他这一写，黄鹤楼便有了生气。回头想一想，崔颢当年题的那八句确实是好。崔颢说：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第一次读这首诗，是十来岁的时候。父亲拿着他的《唐诗三百首》，小开本，精致得很。他用近乎“吟诵”的方式，在夜晚的煤油灯光下，读完此诗。他甚至沉入了诗的意境里，而我，虽然懵懂，但也能感觉到这诗弥漫的悠远与苍茫。长大了，再读此诗，回想当年父亲读诗，感觉那种悠远与苍茫，一方面来自诗本身，另一方面，可能更多的来自父亲读诗的情境。我在父亲读诗之后，曾问过他：“黄鹤楼头，真的有黄鹤吗？”“早飞走了。”父亲说。“那乘鹤而去的是谁？”“不清楚。”

有一年，我到武汉，特地登上黄鹤楼。那楼虽然不是古楼，毕竟也挂着黄鹤楼的牌匾。楼高七丈，飞檐重廊。气势上，倒是与不远处的长江相匹配。然而，我总难以在楼头找出当年崔颢的感慨，更不用说李太白的那幅玉笛梅花图了。这只是一座楼，那座浸润着唐诗风华的黄鹤楼已然消逝了。这只是一堆木头和一块牌匾而已。我登上楼的最高层，看着远处浩浩大江。江面迷蒙，水天辽阔。我甚至还想看见江边的芦苇，江上的小船，江岸的渔村……这些都是鲜活的。当年，崔颢立于黄鹤楼头，他眼里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是一片空无。因此，他才感叹“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”。一座楼，一个登临的人，相对于白云千载，几乎可以忽略。所谓诗句，所谓风情，所谓功业，在这一望之中，便已散尽。何况“往来登临者，何曾识得君”？

李太白是懂得这些的。他故意避开了崔颢的感叹，他想象出了黄鹤楼另外一种面目——这种面目是近乎人情的。不像崔颢是近乎天地的。李白将笛声赋予黄鹤楼，楼便成了天地间一管竹笛。登临的人，便是吹笛者。只是境遇不同，境界不同，吹出的笛声便不同。有的清亮，有的混浊；有的高亢，有的低沉；有的空灵，有的喑哑；有的内敛，有的奔放；有的向上，有的往下；有的圆满，有的杂碎；有的藏伤，有的泣血；有的幽怨，有的洒脱……何况还有梅花。每一个人都是一朵梅花，只是有的清瘦，有的丰盈；有的招展，有的内秀；有的绰约，有的碧玉；有的纵横，有的婉约；有的外溢，有的内守；有的明达，有的促狭；有的明媚，有的暗淡……但都是梅花，都是玉笛，都是登临之人。一楼立于天地之间，时空之中，便已以须弥容尽大千。

我先后登临过三次黄鹤楼。即使知道那只是一座新楼，但依然要登临。登临成为一种仪式。在楼头之上，望长江，再看楼下这迷茫而廓大的城市，往往都是无语。我很难找到崔颢当年的感觉，也无法获得李太白那种神思飞扬的浪漫。我只感觉：来的来了，去的去了。这楼何曾在乎过谁？那江水，又何曾铭记过谁？江上芦苇上的那只翠鸟，它来自唐，还是宋？来自天，还是地？到最后，还是崔颢说得透彻。他说“日暮乡关何处是”，终究还是回到了乡关。这对于当年仗剑吟诗、豪气干云的李太白来说，他是想不到的。因此，他只好不题诗。他只好想象着玉笛与梅花。因此，黄鹤楼头，对于崔颢，是乡关梦；对于太白，是玉笛与梅花梦。而对于我，则是一念即闪的过客梦。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## 村里有个矮子妹

周海庆

面写着她生辰的小纸团。矮子妹走出了两天两夜，矮子娘找了两天两夜，矮子妹的哥哥们更是战战兢兢地过了两天两夜。矮子妹回来后，再也没提要找亲娘的事情，但从此变得沉默寡语起来。

矮子妹十几岁就外出打工，先是跟着村人上天津插田，后在江浙一带裁缝厂做裁缝。矮子妹把挣来的钱都交给矮子娘，特别是矮子爹给别人炸石头炸死自己后。矮子娘说，矮子妹就是上天派到她家来报恩的，不仅供养了两个哥哥读书，还一心一意伺候矮子娘。

矮子妹长大后，虽然个子不高，但长得水灵灵的。十九岁那年经人介绍嫁给了邻省一个做包工的男人，一口气生了两个女孩。或许是男方轻女思想重，或许是矮子妹贴娘家贴得重，小女儿还没多大，矮子妹就离婚了，拖着俩娃又回到了村庄。

再回村庄时，村里居住的人很少，大多是老人小孩，剩下个把是在外不适应的。矮子妹的回归，很大程度安慰了被遗忘的村庄。矮子妹把两个娃送到学校读书，顺带上村庄里的娃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按时早送晚接。矮子妹带着老人们一起做点小生意，老人们忙着种菜，矮子妹负责运到十几公里外的县城市场卖，挣了钱自己留下一部分，给老人们分一部分。除了给老人们带来经济收入外，矮子妹还照顾老人的生活，为这家修电器，为那家买日用品。只要老人们需要，矮子妹随叫随到。

因为村庄里有矮子妹，在外打工的、求学的、工作的，都可以随时解决家里的实际困难，也就安心了。村庄里的人，个个都有矮子妹的联系。逢年过节，有通过矮子妹转钱

的、搭东西的，有请矮子妹帮忙的、也有感谢矮子妹的。

村东头的偏老头去世，矮子妹成了村庄里议论的焦点。偏老头有一儿一女，都成了家，儿子定居广州，女儿定居上海，偏老头独自生活在村庄。偏老头本来年纪不大，也就六十来岁，平时挺健康的。一个夜晚起来上厕所，摔了一脚把脚摔断了。偏老头的女儿请假回来伺候了两个星期后，想把偏老头带到上海去。偏老头也真是“偏”，任凭女儿如何劝说，硬不跟随女儿去住，出了医院恨不能自己打车回村庄。女儿没有办法，把偏老头丢在家里自己含泪回了上海。

矮子妹就好像是偏老头的女儿，偏老头能自理之前，早晚端饭给偏老头吃，给偏老头烧开水，还给偏老头的菜园子浇水施肥。一段时间的精心照顾，偏老头也就好了。偏老头每次跟儿女通话，总说矮子妹这好那好，甚至三句话离不开矮子妹。

可天有不测风云，没到半年，偏老头突然脑出血没了。村庄里的人，大部分都赶回来办理丧事，偏老头的女儿却说偏老头有两万多块钱没见着。找遍了家里的每个角落，也没有找到。一些流言蜚语出来了，说肯定是矮子妹拿走了，没有好处，能平白无故地伺候人么？

这话传到矮子妹的耳朵里，矮子妹气得躺在床上一整天。矮子妹的小女儿劝说矮子妹不要住在村庄里，在城里可以随便找点事情做。矮子妹说，村庄里有她的菜棚，有七位超过七旬的老人，还有三个娃。

不几天，矮子妹灵巧的身影又风风火火地出现在了村庄里。



家园 张成林 摄

◆草木情深

## 瓜蒌子

刘娥飞

自己的孩子那样、细心周到。我曾与瓜农涂必虎有过一次长谈。凭着二十多年种瓜蒌的经验，他滔滔讲起了《瓜蒌生产七字歌》，让我大概了解了瓜蒌种植的流程：正月育苗棚中行；二月整地要深耕，高垄垄垄再挖坑，坑内备肥移栽用，瓜蒌生长靠天面，规范棚架且牢固；三月选种再定植，清明时节好栽种；五月梅雨温湿高，病虫害害易多发，要想稳产有高产，勤治病虫足肥下……

当我问到采摘要领时，他脱口而出“要适时”。细问便知是采摘的熟果要及时破皮取籽、及时洗籽，这样才能保证瓜蒌籽不发酵变质和变色……真是吃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！小小瓜蒌从苗期到花果期、再到采摘期，土壤、光照、水分、温度、通风、育苗、定植、锄草、治虫、摘瓜、洗籽，每一步都牵动着瓜农的心，就像一对夫妇养育一个孩子，要经历备孕、保胎、胎教、育婴、抚养、教育、陪伴，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。那陪伴过程中的四季冷暖牵挂、喜怒哀乐的关注不正是种瓜蒌人对瓜蒌生长的牵挂吗？畅谈中，涂先生连拨几个电话，有贵州客户要求送瓜蒌苗的，有福建客户咨询如何摸枝、上架、施肥的。望着眼前那一排排育苗苗，听着他一一详细的解答，我知道，瓜农们种下的不仅是瓜蒌种子，还是他们的满心希望。他们是在用心做好每一粒瓜蒌籽，心心念念种瓜蒌。

因为瓜蒌的种植、养护用工需求量较大，能解决当地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，潜山市政府整合扶贫贴息、以工代赈的专项资金支持瓜蒌

生产，使瓜蒌产业成为农户脱贫的帮手。在初始阶段，当瓜蒌生产遭到根线虫病危害的严重打击时，潜山科技、农业部门联合攻关，与安徽农业大学、安徽省农科院、南京野生资源综合利用研究院加强合作，通过多年努力，终于总结出了一套防治措施和瓜蒌高产栽培技术规程。为了指导农户种植，还聘请10多个有经验的种植大户、农技人员组成的土专家，深入田间地头，推广轮作、间作、土壤消毒等技术。如今的潜山“瓜蒌专家”们不仅完成了品种的进一步改良、科学种植瓜蒌系列，完成了机器作业与加工生产线安装，还能完成远程培训与线下指导、打开市场销售与网上营销，把心心念念的瓜蒌情怀牵到了全国各地。

如今，瓜蒌籽已成为炒货店里的热卖品、土特产店的柜上珍品。逢年过节时，家家户户果盒里必定有它，走亲戚的馈赠礼品中要带上它，给来本地游玩的外地朋友必赠品是它，给驻外工作的回乡拜年客“回赠”的还是它。各式各样的包装包着不同的口味：原味的、咸味儿的、奶油味……颗颗籽粒饱满、色泽丰润。那不同的包装、不同的口味带走的却都是潜山人的热情，都是游子们心心念念的家乡味道。

当下的潜山人正在擘画另一幅愿景：利用瓜蒌籽含油量较高，含有多种营养成分和钙、铁、锌、硒等微量元素，开发生产以瓜蒌籽为主要原料的功能性食品，如瓜蒌油、瓜蒌酒等。让潜山瓜蒌以更丰盈的姿态走进千家万户，成为更多人的心心念念。

## 柴绍良古诗三首

七律·太湖城

昔日晋熙何处寻，  
龙山宫外画堂深。  
新城一壁擎天起，  
高路两条掣野行。  
欣作花亭湖上客，  
难为文博园中人。  
欣逢盛世挥诗笔，  
大写太湖锦绣春。

七律·弥陀镇

千年重镇寺弥陀，  
水抱山环客聚梭。  
嵩寨铜山相对立，  
长河圩堰互联歌。  
向阳名下老街远，  
天主堂前旧梦多。  
喜看新城连皖鄂，  
家祥世盛伴人和。

注①弥陀镇特殊时期曾改名为向阳区。  
②早年弥陀镇建有天主堂和深长的老街，“破四旧”时拆除。

七律·忆弥高

生于忧患索荣昌，  
母校艰程岁月量。  
一座危楼撑重负，  
八方乡梓望愁肠。  
唯除寒子挑灯夜，  
更有名师做柱梁。  
长忆弥高耕读路，  
芬芳桃李铸辉煌。

注：弥高指太湖县弥陀高中

◆山河故人

## 半个世纪的一场雪

赵盛基

夜里下了大雪，清晨仍然意犹未尽，零零星星地飘摇着。窗棂上堆积的雪像一只只小白兔，安静地蹲坐着，一只灵动的麻雀跳来跳去地陪伴着它们。

我一骨碌爬起来，想出去堆雪人。母亲正在做早饭，父亲在外面除雪。煤炉没有煤饼了，母亲让我去后院取一些回来。

通往后院的路父亲已经铲掉了积雪，可是我故意不走，而是踩着路旁厚厚的积雪，频频回头，欣赏着自己留下的一串脚印。

来到后院，推门进去。哇！院里落光了叶子的桃树和槐花树的枝丫都被雪包裹了，白花花的，煞是好看。井口的轱辘也落上了一层厚厚的雪，我顽皮地摇动轱辘把子，雪立马飞舞起来，落了我一身，我咯咯笑了。

玩了一阵儿，才想起正事。只见昨天刚摊的煤饼完全被大雪覆盖了，我从雪里往外扒，扒一块放篓子里一块，很快就装满了篓子。我并没停下，而是将雪里埋的所有煤饼都扒了出来，堆在墙根，然后再用草帘子盖起来。感觉干完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之后，我才提着一篓子煤饼兴高采烈地回了家，并有声有色地讲述了我的“壮举”。

当母亲见到我被冻得通红的小手时，她的眼圈顿时红了。她不是被我的“壮举”感动，而是看到我被冻成这样，为让我去取煤饼自责。她不停地喃喃自语：“真不该叫你去！真不该叫你去！”边说边用她的大手握住我的小手，让她身上的暖流流到我的身上。

已是50年前的事了，那时我不到10岁。此后的半个世纪，每年下雪母亲都会提起这档往事，似乎犯下了天大的错误。每当提起她就后悔，我知道她是心疼。一件小事心疼了半个世纪，或许只有母亲的心才如此柔软。

雪，每年都不约而至，可是母亲的唠叨我却再也听不到了，心疼我的母亲已经化作一片雪花，深深地融入了大地，化成了我不尽的思念。

